

e842360 / April 29, 2011 12:46PM

[邁向人妻犀利、小三辟易的美麗新世界？](#)

2011-04-29 中國時報 【張義東】

曲終人應散，最終回之後，也到了可以對這部偶像劇說點八卦與收視率之外的話了。邁向「人妻犀利、小三辟易」的美麗新世界？這是我們得到的智慧箴言，由媒體時代多方人馬營造響應而來的人民智慧嗎？或者，其實「做自己」，才是這個個體化的時代中，「愛情之混亂」已是社會學家貝克與貝克·葛恩胥茵口中正常狀態之下，我們唯一的救贖？

這齣戲，以媒體角度所見，是台灣越來越可以期待，她的偶像劇真的更加「趨勢」了（偶像劇原名trendy drama），而且是台式的趨勢劇，不是日式的甜，不是韓式的辣，沒流於搞笑過度而稀釋，更非本土劇常見的除一噏字外再無他物。這種台式趨勢劇展現一種溫柔，哀而不傷、諛而不虐。要說沒有拳拳透骨，那麼，「餘地」就正是她的另類到位。這麼多年了，台式偶像劇逐步發展到能有一部端端正正的戲。這當然不是第一部，也不會是最後一部。

不過，戲的好卻不是它當下該被嚴肅討論的主因，性別議題才是。現實社會「通姦除罪化」的討論，從前「花系列」劇種是現實事件的張牙舞爪，一開始像是這部戲的主軸。但是「窈窕淑女」主題的出現，融合了韓式「正宮是更強的小三」的復仇劇碼，複合的（不是復合喔）爭奪戰於是跳出來，緊緊抓住觀眾的視線。這之中，兩男兩女交叉吸引、相逢恨晚的情節，可以上溯到德國文豪歌德，殘酷版也有電影《偷情》，無辜版有王家衛《花樣年華》與韓版的《外出》。此間電視多習於以「三加一」格式簡化，四個角色比重，於是焉井然有序。增出的「窈窕淑女」主題，一方面用以改造正宮，圖謀反攻，另一方面，則讓教育者兼創作者為其「作品」（劇中席曼寧亦用此語）所惑所擄。

二十餘年前，「淡淡」當道。「淡淡的天空」、「淡淡的下午茶」、「淡淡的哀愁」等等，盛極一時。今日則「自己」是不二之無上魔咒。「快樂新女人．就是愛自己」、「女人就是要愛自己」、「女生就是要好好愛自己」、「女人就是要愛自己多一點，再多一點」等等。問題又來了，什麼是「做自己」呢？所謂的「自己」，是在層層疊疊漫長曲折的成長過程中長出來的，不是像遺失的寶藏那樣，靜靜等待發現與執行的。他人的存在，對自己更是關鍵。

於此，我們又可見到此戲一大特色：謝安真擁有全世界的支持，老公與小三自然除去。「做自己」在這裡，是可以「其他條件不變」的，只集中處理那讓人「回不去」的背叛。雖說，人妻人妻，循名責實，終究得先有了個或良或不良之人，而能為人妻。唯有孤獨做自己，可以無此幸，或者無此災。然，回到此一戲劇文本所符應的社會現實，很多女人沒她好命。她映照了我們的夢。

這樣的完美女人，這樣的到頭來不是愛，卻以愛為名，非以慾為因的出軌，這樣鋪天蓋地綿密不透的社會支持，樣樣都揭示一項「真理」：愛情必須在家庭中完成。出於此則不見真愛，毀於此則覆水難收，少了完整的家，就面臨向下沉淪與掙扎求生。這樣的家庭觀，衡諸這個地球上，出於萬種原因的離婚再婚不婚與單親家庭，很難不說過於保守了（無關「正確」與否）。

這樣對於愛情的界定，強化了彼此間互相依賴與行禮如儀的部分，壓抑了「愛情作為激情」的部分。事實上，強問真愛為何，世間幾人能夠？其他人就虛情假意了嗎？不如直視這三者交纏變化，才能勉強為愛情下個定義。於是，如果全心細膩規畫的各自愛自己，或者，愛情只重互賴與儀式，興許加上經營，那麼，「以愛為名」又是為了什麼？如果，愛情裡少了悸動，甚至激情，那，什麼才是愛呢？也許，上文所說的「所惑所擄」還是必要的吧！

（作者為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）

[size=large]/size]

---